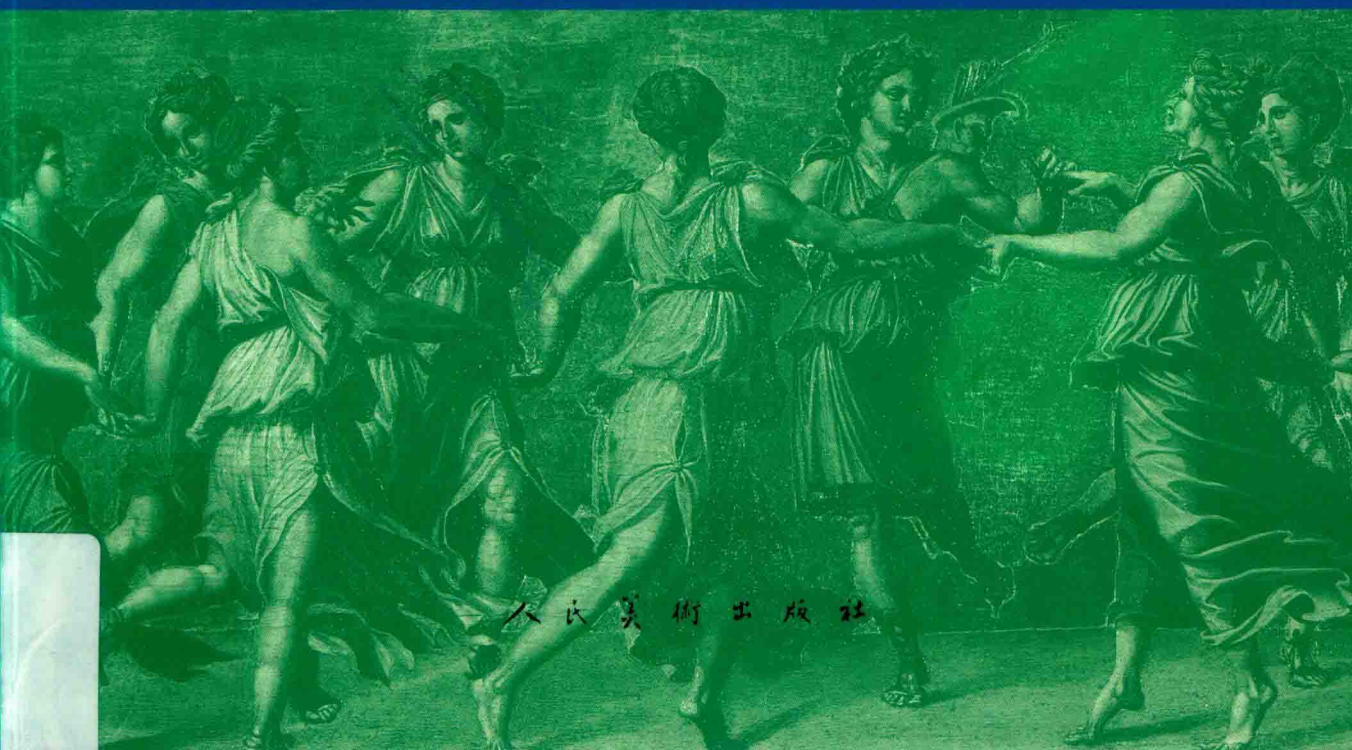


博物馆的历史

HISTORY OF MUSEUMS

从欧洲原型到本土化发展的中国博物馆

李万万 主编



人民美術出版社

博物馆的历史

HISTORY OF MUSEUMS

从欧洲原型到本土化发展的中国博物馆

李万万 主编

人民艺术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博物馆的历史 / 李万万主编. -- 北京 :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102-08029-1

I. ①博… II. ①李… III. ①博物馆事业—文化史—中国 IV. ①G26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93904号

博物馆的历史 BÓWÙGUǎN DE LÌSHǐ

编辑出版 人民美术出版社
(北京北总布胡同32号 邮编: 100735)
<http://www.renmei.com.cn>
发行部: (010) 67517601
网购部: (010) 67517864

责任编辑 邹依庆 白劲光 王 远

责任校对 马晓婷

责任印制 高 洁

制 版 朝花制版中心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版 次: 2019年1月 第1版 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9

ISBN 978-7-102-08029-1

定 价: 9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与我社联系调换。(010) 67517784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Contents

1	博物馆——悠久的历史与多重的遗产 INTRODUCTION—LONG-STANDING HISTORY AND MULTIPLE HERITAGES
7	第一章 宝藏，奇珍，杰作 CURIOSITIES, TREASURES AND MASTERPIECES
11	第一节 教会收藏 Collection of the Church
15	第二节 世俗统治者的收藏 Collection of Secular Rulers
24	第三节 学者 Scholars
35	第二章 启蒙时代的欧洲博物馆 EUROPEAN MUSEUMS IN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39	第一节 罗马和意大利其他地方的博物馆 Museums in Rome and Elsewhere in Italy
48	第二节 伦敦大英博物馆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54	第三节 巴黎的博物馆 Museums in Paris
61	第四节 德意志诸国的博物馆 Museums in German States
72	第五节 俄罗斯和欧洲其他地方的博物馆 Museums in Russia and Elsewhere in Europe
75	第三章 民族国家与浪漫主义 NATION STATE AND ROMANTICISM
78	第一节 拿破仑时代欧洲的博物馆体系 A Network of Museums in Napoleonic Europe
83	第二节 德意志的异军突起 The German Reaction
84	第三节 博物馆与民族认同 Museums and National Identity
107	第四章 博物馆与世界 MUSEUMS AND THE WORLD
111	第一节 世界博览会及其影响 Universal Exhibitions and Their Influence
117	第二节 城市化与博物馆 Urbanisation and Museums
119	第三节 欧洲的考古学 European Archaeology
123	第四节 欧洲以外的收藏 Collections beyond Europe
129	第五节 博物馆新的发展 Old Regimes and New Development

133

第五章 博物馆文化
CULTURE OF MUSEUMS

- 136 第一节 知识与研究 | Knowledge and Research
- 140 第二节 娱乐与商业 | Entertainment and Commerce
- 143 第三节 作为名胜的博物馆 | Museums as Monuments

147

第六章 中国古已有之的收藏传统
THE COLLECTION TRADITION ALREADY PRESENT IN ANCIENT CHINA

- 148 第一节 皇室和宫廷的收藏 | Imperial Collections
- 172 第二节 中国古代收藏的高峰 | The Highlight of Collections in Ancient China

183

第七章 中国人初识“博物馆”
CHINESE PEOPLE ENCOUNTER THE “MUSEUM”

- 184 第一节 中国开始进入现代国际展览体系 | China Enters the Modern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System
- 200 第二节 晚清知识分子对外国博物馆的印象 | The Impression Made on Foreign Museums by Intellectuals of Late Qing Dynasty

207

第八章 江苏——中国博物馆事业的起源之地
JIANGSU—THE PLACE WHERE MUSEUMS ORIGINATED IN CHINA

- 208 第一节 张謇与南通博物苑 | Zhang Jia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Nantong Museum
- 214 第二节 南洋第一次劝业会中的“美术馆” | The Art Gallery at the 1910 Nanking Exposition
- 220 第三节 中国第一座私立美术馆 | China's First Private Art Gallery

225

第九章 国家博物馆的创建与博物馆理想的实现
THE ESTABLISHMENT OF NATIONAL MUSEUM AND REALISATION OF IDEAL OF MUSEUMS

- 226 第一节 中国第一座国家博物馆从筹办到开馆 | From the Preparation to the Opening of the First National Museum in China
- 234 第二节 从古物陈列所的创建到故宫博物院的成立 | From the Founding of Institute for Exhibiting Antiquities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Palace Museum

240	第三节 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成立及其对历史博物馆的接管 The Preparatory Department of the National Central Museum and Its Taking Charge of Museum of History
244	第四节 中国第一座国家艺术博物馆 The First National-Art Museum in China
250	第五节 抗战胜利后中央博物院对历史博物馆的再次接收 The Affiliation of Museum of History to National Central Museum after the Victory of Chinese People'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253 第十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方向 THE DEVELOPING DIRECTION OF MUSEUMS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56	第一节 “中国通史陈列”的筹备与实践 Preparation and Completion of the Chinese History Collection
258	第二节 以“党史”为中心的“现代革命史陈列” The History of Chinese Revolution in Modern Era Collection focus on “History of the Party”
266	第三节 中国历史博物馆筹建及“中国通史陈列”的完善 Prepara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National Museum of Chinese History and Completion of the Chinese History Collection
270	第四节 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建及“中国革命史陈列”的成熟 Prepara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Museum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Refinement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History Collection
276	第五节 中国历史博物馆与中国革命博物馆开馆之后的陈列 The Initial Collections of the National Museum of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National Museum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280	第六节 中国历史博物馆与中国革命博物馆二次分立时期的陈列 The Collections of the National Museum of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National Museum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from 1983 to 2003
284	第七节 中国国家博物馆组建后的“古代中国”与“复兴之路” Collections of the Ancient China and the Road to Rejuvenation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

291 第十一章 从欧洲原型到中国博物馆的本土化发展 FROM THE EUROPEAN PROTOTYPE OF MUSEUMS TO THEIR LOCALISATION IN CHINA

292	第一节 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 The Temple Where Human Civilization is Protected and Passed Down
293	第二节 中国博物馆事业的振兴 The Revitalization of Museums in China
293	第三节 新时代的博物馆事业的发展 The Development of Museums in the New Era

博物馆——悠久的历史与多重的遗产

INTRODUCTION—LONG-STANDING HISTORY AND MULTIPLE HERITAGES

21 世纪初的今天，欧洲和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都符合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的定义。博物馆“是一个以研究、教育和娱乐为目的，进行与人类及其环境的物质见证有关的研究，对这些见证进行征集、保存、宣传和展示的永久性、非营利性的，服务于社会及其发展并向公众开放的机构”。但在理论上统一的背后，各博物馆的制度与实践仍然存在丰富的多样性，而这又是复杂的历史的产物。

欧洲博物馆的历史与民族国家的建构紧密相连，与政治史也难舍难分。有些博物馆继承自古老传统，延续了中世纪、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的古老收藏。而其他博物馆来自革命进程，体现着与君王收藏传统的决裂。1789 年的法国就是其中的例证，其他许多欧洲国家也在法国大革命后的几十年中经历了将教会和王室的收藏收归国有的进程。19 世纪和 20 世纪，收藏家的遗赠、富人的义举以及各级政府对收藏品的大举收购促进了博物馆的发展。博物馆的历史尽管纷繁复杂，但博物馆也慢慢网络化，并顺应了艺术与科学中心化的趋势。

博物馆的起源

古典时代曾出现过“Musées”（与今天的法文“博物馆”是同一个词），我们之所以对其有所了解是通过各种与其建造有关的记录。这些建筑将信众聚集在缪斯女神和艺术的圣坛周围。在公元前 3 世纪，一个名叫艾彼科泰达（Epictéta）的女性在希腊的一个岛上建起一座“Mouseion”，即献给缪斯的圣地，其中藏有她丈夫和两个儿子的肖像和雕塑——这是家庭崇拜的一种宏大表现，一处不可侵犯的场所被献给了回忆之神。这类场所中最著名的建筑位于亚历山大城，这里的“Mouseion”，即“缪斯神庙”，被献给教育和文学。这个为饱学之士设立的研究中心建于公元前 280 年，邻近著名的亚历山大图书馆，馆内藏有希腊文学的精髓。这座神庙要归功于托勒密王室的扶持，托勒密王室将希腊商人和精英吸引到了埃及。此后神庙又得到罗马皇帝的庇护。

公元 380 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在位期间，萨洛尼卡敕令将基督教定为罗马帝国的正式宗教，异教文化遭受了一系列整体性的毁灭。

在中世纪，教会在某种程度上接过了古典时代神庙的衣钵，收藏起各种器物，其中首当其冲的是基督教及其圣人的圣物。这些圣物还曾引发了各种不法交易、盗窃、劫掠，各种势力趋之若鹜，以求得保佑。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拥有两座影响遍及整个欧洲大陆的艺术和古物博物馆，其一是 1471 年由教宗思道四世（Sixte IV）建立的卡比托利欧博物馆，其二是在格里曼尼枢机主教（Cardinal Grimani）于 1523 年捐赠给威尼斯共和国的古物收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博物馆。卡比托利欧博物馆藏有见证罗马城历史的青铜器，象征了罗马的伟大。此后，藏品不断聚积，体现着人们对奇幻、珍稀、罕见、神怪之物的追寻。由于地理大发现和对自然史的热情，欧洲人在发现新大陆的同时也开始痴迷于解开世上的谜团，古代奖章收藏也就开始与奇异贝壳收藏为伍。

罗马和整个意大利似乎汇聚了最美的古典雕塑和最顶级的杰作，其他欧洲国家垂涎三尺，试图通过购买和临摹来获取。在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François I）周围的风格主义艺术家们在枫丹白露宫汇聚起大批经

典作品的翻模，引导着新艺术价值观的走向。在后来的路易十三（Louis XIII）和路易十四（Louis XIV）时代，一场临摹古罗马艺术典范的运动在财政大臣柯尔柏（Colbert）的格言指导下进行：“我们应努力在法国拥有意大利一切之美。”

与此同时，“奇物文化”仍然存在，当时仍在出版珍奇清单，奇物屋不仅容纳了贝壳和古怪之物，也收纳当地古物。法国卡斯特城城的医生皮埃尔·博莱尔（Pierre Borel, 1620—1671）的收藏于1649年结集出版，其收藏从一开始就专注于本地奇物：“每个人都该好奇家乡的起源以及家乡发生的最值得注意之事。”如果说他的收藏还主要是服务于研究，没有太多经济价值，那么格朗维尔枢机主教（Cardinal de Granvelle）的收藏就是另一副光景了。这位主教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Quint V）和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Philippe II）的仆人，其藏品包括提香、老勃鲁盖尔和詹波隆那的杰作。神圣罗马皇帝鲁道夫二世（Rodolphe II de Habsbourg）对其后代施压，想要获得其中的精品。如今其中多数画作都存于维也纳和马德里。而余下的藏品则最终被一位修道院长于1694年捐赠给自己位于法国贝桑松的修道院，一同捐赠的还有两千埃居的资金，“条件是所有藏品存入一间展厅，展厅每周两次向所有希望进入展厅的人开放，进入者可任意在其中阅读和学习”。

在百年时间里，欧洲各处都有以同样方式建立起来的向文人开放的奇物屋。这些奇物屋建立在私人收藏遗赠的基础上，有时甚至还拥有赖以维持的资金。在此期间，如雨后天春笋般建立起来的学院有时也负责运营这些机构，并负责对藏品进行分类和出版，以最大程度发挥公益作用。

民间风尚、市场和专家对这些收藏有着等级分明的好恶。好奇者、爱好者和内行们通过旅行、参观和交流等形式进行着密切的社会交往。法国尼姆的古董商让·弗朗索瓦·塞吉埃（Jean-François Séguier）以其古董屋为中心，聚集起大批欧洲古董爱好者，其中大部分都是贵族血统、专程来淘宝的“游客”。在巴黎，华托为其好友、画商杰尔桑（Gersaint）画了一幅名画作为其广告招牌，杰尔桑的画廊就在巴黎圣母院桥上。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Frédéric II）后来在1744年买下这幅画，纳入自己的收藏，画作从此就藏于夏洛腾堡，而夏洛腾堡又成了博物馆。杰尔桑也毫不掩饰地将“好奇”视作一种主要的社会艺术——当然，这恐怕是为了扩大客户群：“一个好奇者有什么不能从好奇中获得的好处呢？作为好奇者，他不懂无聊为何物。和其他高贵的好奇者一样，他能超越原来的社会阶层和境遇，他在好奇者聚会中便能感受到其中的乐趣。”

但是，法国道德家拉布鲁耶（La Bruyère）则嘲笑这些“好奇者”荒唐的癖好。而事实上，对独特或奇异之物的“好奇”也最终在18世纪消失，因为好奇遭到了新兴科学（粉碎了此前对奇物魔力信仰的实验知识）和道德（人如同模范的基督徒那样应该摆脱好奇的诱惑成为哲学家）的双重围堵。狄德罗（1713—1784）和达朗贝尔（1717—1783）的《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于是将好奇者排除出了收藏界，而1792年出版的《绘画、雕塑与版画艺术词典》（*Dictionnaire des arts de peinture, sculpture et gravure*）则区分了内行、爱好者和好奇者。内行通过学习来培养对藏品的眼光，爱好者受困于品味，好奇者则仅仅受虚荣心驱动。

启蒙的时代

在18世纪，功利性压倒了一切。很多人发现不少藏品由于保存不善而不为学者和艺术家所知和利用，他们义愤填膺，认为这些藏品应该是传播知识、提高艺术水平、激发公共精神和爱国精神的手段。当时的藏品如同奢侈品一般，保存相当无序，这种方式遭到批评，而新兴的收藏法则是聚集经典的范例，以激发创造力。人

们因此呼唤将此前的收藏改造成新兴的“博物馆”，以便让以往收藏的历代宝藏服务于人类各方面的进步。

艺术家、艺术商、文人、出版商、书商〔例如负责在维也纳丽景宫进行藏品分类并将其改造成“可视的艺术史”的瑞士人麦歇尔（Mechel）〕等社会各阶层知识分子彰显着自己在藏品编目和展陈方面的才能。他们塑造和尝试着新的描述和审视方式，并写下有关博物馆展陈的建议。卡斯帕·弗里德里希·奈克（Caspar Friedrich Neickel）于1727年出版了《博物馆志》（*Museographia*），在书中收录了整个欧洲乃至欧洲以外的藏品。这本著作也推出了“博物馆志”这个词汇，这个词此后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大获成功。这一思考以及对物质文化及其应用的新眼光，促使人们想象出一个艺术与知识的公共空间，这个空间渐渐被比作“博物馆”，这个词象征爱国，体现良好管理，并使人想起历史上托勒密王朝在亚历山大城建立的保护知识和研究的“缪斯神庙”。

在狄德罗和达朗贝尔的《百科全书》中，“奇物屋”“卢浮宫”“博物馆”三个词条描绘出了一个理想机构的路线图。“博物馆”词条提到了牛津阿什莫尔博物馆的成立，其主要侧重于自然史收藏。这个理想的组织是“自然的殿堂”，其作用是将器物 and 知识以有益的方式辑录编纂起来。书中还写道：“随着奇物屋的完善，自然史的知识得到了进展。”“卢浮宫”词条把博物馆描绘为知识分子工作与居住的场所、人才的学校和展现给所有人的表演。在博物馆中应该“安置王国最美的塑像……所有国王的藏画……地图长廊、自然史展示屋、奖章展厅……各种学院可汇聚于此……最后，我们可以安排各种套房，来安置院士和艺术家”。而欧洲哲学家眼中的博物馆既是艺术、科学和美德的团体，又是通过观看经典的展现来感受美与真的场所，其博物馆的计划完全来自18世纪末的自由主义思想。在自由主义思想看来，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于专家以理性干预之名在社会管理中的决定性作用。

虽然1770年至1780年间出现了在卢浮宫开设一个与法国王室相匹配的博物馆的计划，但那更多是一个法式威斯敏斯特之梦——对民族的杰出服务者的崇拜巩固了君主的形象。这令人想起对公众开放并已为壮游者所熟知的梵蒂冈博物馆，或是德国博物馆的模式。因为博物馆似乎歌颂了君主的伟大祖先，也歌颂了绘画与雕塑经典大师。

浪漫主义年代建立起来的民族博物馆

1789年，法国国民制宪议会决定“将教会财产归民族所有”，由此开始了一系列对教会、王室财产的国有化乃至对反革命分子及其同伙财产的掠夺，而欧洲公共收藏的历史与这一历史进程有紧密关系。这次国有化之后的几十年里，欧洲多数国家又发生过其他国有化，无论这些国家是否被法国革命军队或帝国军队征服，这也导致了比利时、德意志、意大利、西班牙等地藏品的迁移和公开展出。

在一位版画家发表了一份报告后，卢浮宫博物馆依据1793年7月27日的法令成立，也成为巩固革命成果的工具，但人们对它具体的发展方向却有着对立的意见。在部长罗兰（Roland）看来，这个博物馆应该“向所有人开放”，但不该“仅仅成为一处学习的场所”，就像一个色彩艳丽的“花园”那样，这座博物馆应该“吸引（艺术）爱好者，但同时也让好奇者感到愉悦”。与此相反，艺术商兼专家勒布兰（Le Brun）主张把博物馆交给专家，因为只有专家才能鉴定画作、编纂图录。画家大卫更喜欢政治性的表达，他在共和二年（1793年10月6日至1794年9月21日）称：“博物馆不是一堆无意义的、仅能满足好奇心的奢华或时髦器物。博物馆应成为一座重要的学校，教师在那里引导他们年幼的学生，父亲带着自己的儿子去参观。”由于学院、学

会和素描学校被取消，博物馆填补了它们留下的空白，俨然取代了落后的旧艺术家教育制度——比起等级化的旧制度下平庸师傅们的教学，在博物馆观赏杰作更能培养新艺术家。用大革命的语言来说，博物馆带来一种“再生”，这种再生被认为是自由和民主的，建立在美的显著性之上。最后，随着大革命和帝国时代的法国在欧洲的军事征服，巴黎的这座博物馆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帝国的博物馆，聚敛其所有资源并让法国的首都以“新罗马”自居。

1815年拿破仑失败后，欧洲王室的复辟引发了大规模（但不完全）的藏品回归热潮，法国革命政府和帝国政府掠夺来用以充实卢浮宫和各地博物馆的器物不得被归还给合法的所有者。在德农（Denon）看来，拿破仑博物馆的终结让“所有杰作因碰撞而持久焕发出的光亮”熄灭了。在归还进程中，被誉为“欧洲打包师”的雕塑家安东尼奥·卡诺瓦（Antonio Canova, 1757—1822）由于英国的支持显得尤其活跃。但归还器物并不意味着博物馆的终结，反而更多意味着博物馆的胜利，因为这些器物将逐渐充实新兴的公共博物馆。

19世纪的头几十年出现了三种主要的博物馆类型：普世性的美术馆、民族历史博物馆以及同时带有教育作用和身份认同色彩的地方博物馆。这些博物馆不仅在当时产生影响，还影响了整个世纪。卢浮宫的藏品极具综合性，参观者也可自由进入，体现了通过汇聚所有杰作来造就一个博物馆中的世界的理想。革命的一代塑造了一种民主化的博物馆理念，这一理念要求国家通过博物馆同时完成公民教育的使命和遗产保护的职责。1818年，在卢森堡宫成立了一家法国画派博物馆，这是首次有博物馆展示当代艺术，这也成为展示在世艺术家作品的博物馆的开端。

在祖国与世界之间

19世纪的博物馆满足了人们对罗马、希腊和埃及等古典文化的好奇心。百年时间里，这一好奇心又扩展到了近东和中东。这一类藏品为欧洲各国精英所熟知，展现了普世性，其形成的标志是18世纪末梵蒂冈庇阿克里门提诺博物馆的成立。1816年，大英博物馆迎来了著名的由额尔金伯爵（Lord Elgin）自帕特农神庙（当时处于土耳其统治之下）取下的大理石雕塑，这成为历史性的转折。这一事件向欧洲精英再次展现了经典之美，所有当时在伦敦旅行的人都发现了他们此前一无所知的自然主义艺术。但比这更重要的是，大英博物馆由此将希腊器物收归国有，将其变为英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比起其他国家，英国的文人和造型艺术家与这新来的美学经典有着独一无二的特殊关系，而伦敦也成为19世纪的“新雅典”而自豪。随后，德国、法国和英国开始了中东文物争夺战。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成为考古发掘的胜地，很不情愿地为欧洲各大都城提供博物馆藏品。赛塔芬尼斯金皇冠（Tiare de Saïtapharnès）事件（当时卢浮宫欣喜地购得的一件假古董，满以为能让英国和德国的博物馆嫉妒）是这场博物馆间和国家间的激烈考古竞赛的恶果之一。大约1890年以后，对古典文物的崇拜丧失了绝对的崇高地位，其他文物开始得到推崇，但新兴藏品在博物馆中没有获得与古典雕塑相当的地位。

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人们开始对中世纪、近代和当地文物感兴趣，博物馆开始追寻各个民族的源头，高卢、日耳曼、凯尔特、斯拉夫时代得到追捧。展现各国遗产和祖先才华的博物馆越来越多，尽管具体的形式因馆藏和境况各异，但这些博物馆都有强烈的本土认同感。在绘画馆方面，英国国家美术馆、安特卫普和布鲁

塞尔的博物馆、慕尼黑绘画陈列馆、圣彼得堡埃尔米塔日博物馆是典范，它们按照画派将作品分类，画作都标明了来源、年代、题材，甚至标明价格，当时这些都被认为是图录中的有用信息。

随着市政设施的更新，博物馆成为一种特殊的名胜，它们往往是富有知识和哲理的宫殿或神庙，也日益成为极富功能性的建筑。博物馆最终成为公共空间，而新建的博物馆也往往采用公共空间的传统建筑形式，也就是新古典主义风格。在整个欧洲，博物馆的兴起都更多仰赖个人、城市、学术团体的捐赠，而非仰赖国家。不仅如此，在欧洲多数博物馆，策展人也很少领工资或是领很微薄的工资，位于首都的国立大型博物馆除外。人们认为，即便没有公共资助，他们也有足够收入（市立图书馆的保管员除外，这些图书馆有时也是博物馆的一部分，在博物馆教授素描和艺术的教师也除外）。尽管历史大势如此，欧洲的博物馆仍然秉承世界主义，专家结成网络，各国之间进行着紧密的互动、知识传授和交流。

公众对博物馆的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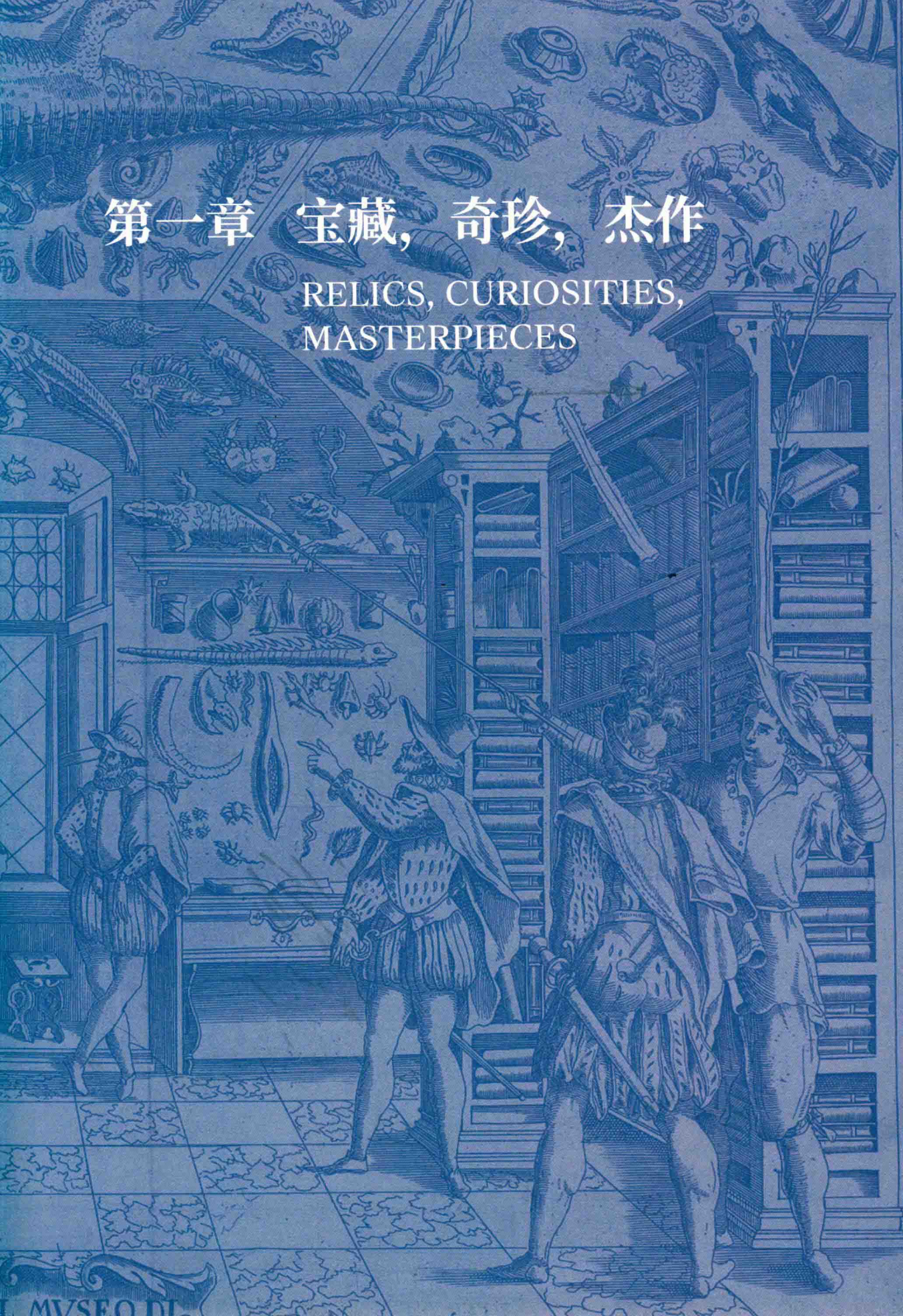
在19世纪，公众开始崇尚博物馆。但这种崇尚到了何种程度却无法确定，因为没有可靠的参观者统计，尽管收取门票使得统计成为可能。法国自1922年开始出现门票，但很多国家的博物馆依旧免费开放，向所有人开放的原则无论如何是有限度的，博物馆规章中的限制便是证明。事实上，博物馆先是面向精英开放，包括想提升才华的艺术家，能识别每件标本的学者，在大博物馆、展览、艺术家工作室或画廊中引领舆论的国际艺术爱好者。他们之所以能如此熟悉博物馆，是因为学生、学者、食利者或是享受报酬的专家有的是闲暇。他们游历的形式从18世纪的“壮游”演变到相对廉价的旅游，后者出现的标志性事件是1845年首家旅行社——库克旅行社在英国的成立。

当然，也有其他一些博物馆以教育工人为己任。自1851年万国工业博览会以后，伦敦在这方面的发展居于领先地位。在欧洲大陆，人们呼吁成立开放到晚上10点乃至11点的夜场博物馆以及像南肯辛顿博物馆（即后来的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那样的工艺博物馆。世博会成为工业竞争、历史回顾、艺术比美的舞台，也孕育了很多新型博物馆的雏形，包括工业艺术或应用艺术博物馆以及露天或乡土建筑博物馆。而展现民族传统价值的诉求则让很多国家给民俗器物赋予了爱国的意义，由于新兴的民族学的发展，这些器物得到搜集和保存。从象征一种文化模式的优越感的普世博物馆，到浪漫理想催生的民俗博物馆，再到有着爱国和教化使命的展览，博物馆在19世纪演化出了各种类型。



第一章 宝藏，奇珍，杰作

RELICS, CURIOSITIES,
MASTERPIECES



在欧洲，今天所称的“博物馆”有着多样的发展轨迹。“博物馆”这个词的含义也随时代演变，且最初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而古希腊至今还影响着欧洲的思想和建筑，在那里出现了所谓“Mouseion”。这个词最初指供奉九位缪斯女神的神庙，她们启发着诗人、音乐家和艺术家。后来，神庙不仅仅是沉思的场所，还聚集起能够展现创造力的藏品。公元前5世纪，雅典卫城耸立起绘画馆（Pinakotheka），用以收藏绘画。

博物馆另一支古典时代的源头出现在希腊化时代的埃及。大约公元前290年，在亚历山大城建立起一个“Mouseion”，但那是一个更加专注于学术研究而非器物的机构。亚历山大城以其图书馆和学院著称，但学院大约在公元前145年解散，此后亚历山大城便开始衰落，尽管图书馆仍然继续存在了几十年。

罗马于公元前146年征服希腊大陆，又于公元前30年征服埃及，希腊和埃及便和欧洲大部分地区一样成了辽阔的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其藏品散失或遭毁坏。尽管罗马的神庙和私人收藏中不乏艺术品和奇物，但其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

而到了公元5世纪和6世纪，罗马帝国也走上末路。由于新的统治力量兴起，此后的欧洲先经历了相对阴暗的时代，随后又从大约公元7世纪起逐步复苏，这就是现在所称的欧洲“中世纪”。

到了15世纪，“中世纪”让位给了“文艺复兴”。这是一个古希腊古罗马失落的艺术与知识复兴的年代，欧洲日益富裕，贸易与交通得到发展，探险活动拓展了视野。教会和世俗统治者搜集奇珍异宝由来已久，但商人和银行家日益富裕，也开始当仁不让地为文艺慷慨解囊，新兴的市民与知识分子也不甘落后。这时的收藏有很多的称呼，令人眼花缭乱且时常相互重叠。当时最典型的叫法是“奇物屋”，也就是在一个狭小空间里用各种奇珍构筑一个世界，以便于人们理解。这些奇物屋可能只是一个拮据学者拥有的小柜子，但也可能是一系列的房间，闪亮、奇异、怪诞、珍稀、宝贵、美丽的器物以一种在今人看来奇怪的方式错杂其间，但在收藏者看来其中有某种秩序。但当时对这些收藏的看法与今日不同，分类非常不严谨，真正被看重的是珍稀性和多样性。其中同时包含自然物和人造物，而人造物中就有如今被认为是艺术品的东西。而当时教会、君主和学者的收藏往往演变为今天欧洲博物馆的藏品。但并非所有收藏都有幸成为博物馆藏品的一部分，有些收藏因战争、革命或被忽视而遭散失、重组或分割。



图 1.1 ↑
阿波罗与缪斯的舞蹈
巴尔达萨雷·佩鲁齐 (Baldassare Peruzzi)
35cm×78.5cm
木板油画
1510—1525
乌菲兹美术馆藏
© Gabinetto Fotografico Delle Gallerie Degli Uffizi



第一节 教会收藏

Collection of the Church

富有且强大的基督教会拥有一些欧洲最古老的收藏，这些收藏可追溯至中世纪乃至更久。教会的藏品并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博物馆”，但却是用于“教化、启发、震慑”信众的。藏品中经常包括所谓“圣物函”，函中装着与教会早期历史有关的器物或是盛着圣人和殉道者的遗骸。这些圣物函往往代表着手工业的最高水准，只有奢华和繁复的贵金属与宝石才配得上其中容纳的神秘的圣物。最显赫的圣物可以吸引众多朝圣者，朝圣者要么急需帮助，要么希求将来得到救赎。这些祈求者可能会为此馈赠礼物，富人和豪强如向教会寻求精神的和具体的支持也会送礼，因为以罗马教宗为领袖的教会也拥有实质的权力。某些教会藏品是有实际用途的，例如祭坛画、法衣和礼拜书，而另一些则只是烘托庄严气氛，例如珐琅匣、牙雕、绘画、手稿和其他受耶稣信仰启发的艺术品。很多顶级器物是梵蒂冈历任教宗的财产，而教宗则是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等当时最伟大艺术家的保护人。

很多原属于教会宝藏的器物经历过易主，被献给世俗统治者或是被世俗统治者强取。尽管某些教会珍藏流传至今，但多数因肆虐欧洲战争、革命且尤其是宗教冲突而散失或被毁。某些精品后来重现于私人藏家之手，随后由被普世化的博物馆所购得。这些精品并不总有清楚的来源，其手续也并不总是得到完整履行。

图 1.2 ←
圣尤世头形圣物函（其内木质架构中含有骨块）
高 35cm
12 世纪
大英博物馆藏
©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原为瑞士巴塞爾主教堂宝藏，1836 年由巴塞爾州出售